

奖章的含义



奥里·丹伯特·穆乔斯教授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和特罗姆瑟大学医学教授。他领导的由5名委员组成的挪威委员会经深思熟虑后遴选出200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乔斯教授在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采访时向我们透露了鲜为人知的秘密遴选过程。

问：遴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似乎是一项令人敬畏的工作。你们每年都收到众多的提名，您能描述一下你们的遴选过程吗？

答：一经收到所有提名，遴选程序即于2月启动。提名者可以是政府、大学校长、和平研究机构领导、诺贝尔委员会成员，甚至是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由挪威议会指定的5人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审查候选者和逐渐缩小名单范围。这些年来，被提名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今年我们就收到了199位提名。

我们的遴选方法难以描述。我们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参加会议，认识到世界的形势，并铭记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关于赢取和平奖的标准的遗愿，即“授予那些为增进国家间友爱，废除或削减常规武器以及召开和促进和平会议做出最大或最佳贡献的人。”

问：埃尔巴拉迪博士是通过观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现场直播获悉自己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这常见吗？

答：传统作法是，通常在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五，在我宣布获得者之前的半小时，由诺贝尔学会会长盖尔·隆德斯塔德电话通知获奖者。当然，我们不一定总是能联系上获奖者。但是，今年挪威广播公司很快预测出结果，有一名特殊的记者似乎总能查明获奖者并在我们有机会正式宣布之前把消息泄漏出去。考虑到以

前的“独家新闻”，我们决定不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因为它是如此庞大的一个组织，很可能会走漏风声。

问：为什么诺贝尔和平奖有如此高的声望？

答：一个原因是和平奖属于每年还颁发文学、化学、物理学、经济学和医学奖项的诺贝尔奖。虽然和平奖最引人注目，但它仍是享有盛誉的系列奖项之一。因此这提高了和平奖的声誉。

此外，如果您看一下我们在过去100年中的和平奖颁奖记录就会发现，我们的选择并非完美，但是合理。如果您看一下昔日获奖者名单，您可能会想到一些本该获奖的人——但是大部分获奖者都是实至名归。我要提到一个重大疏漏，那就是圣雄甘地。他曾5次被列入最有希望获奖者名单，但由于1947年前后委员会中发生分歧，导致他始终未能获得这个奖项。

问：挪威诺贝尔学会会长盖尔·隆德斯塔德说过，委员会颁发这个和平奖是想给埃尔巴拉迪博士打一剂“兴奋剂”，同时激励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从事它正在从事的一切。您同意他的观点吗？

答：目前在这些事情上有谁能取代国际原子能机构呢？没有，因为各国以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做这件事的。国际社会已给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与各国合作开展工作的权限。它可以是一个有一位一味照章办事的领导人的机

构，也可以像现在这样，拥有一位富于远见、具有使命感、勇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2300名工作人员共同实践的领导人。这个奖是授予你们大家的，别无他人。

在核武器扩散威胁日益严重之际，国际原子能机构是惟一承担防止扩散任务的国际组织。诺贝尔委员会希望这次获奖将激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

当然，人们对取得的这些成绩会有一些评论，褒贬不一，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自成立以来所做的扎实工作有其成功之处。另外，它对未来的世界和平作用重大。委员会承认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希望这个奖项是一剂“兴奋剂”——是对未来工作的激励。

问：国际原子能机构可如何善用这次获奖？

答：他们必须继续努力，与核武器作斗争，并削减有核国家的核武器。虽然正如我理解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要职责是防止核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但我们在评选时同时考虑到削减和不扩散。

问：衡量和平的标准是什么？

答：我认为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和平的基础。世界上存在许多你认为会发生战争的地区，因为那些地区的文化敏感性可能导致冲突。媒体总是聚焦于交战地带，但幸运的是，目前世界上和平地区多于战争地区。想想为什么在一些人们认为会发生战争的地区却保持和平很有意思。

例如，我生活在挪威北部的特罗姆瑟大学城。挪威北部分别与瑞典和芬兰接壤，但这些国家都与俄罗斯交界。那是我所见过的社会和经济差异最大的边界之一，但那里从未发生过与俄罗斯战争，甚至是在冷战时期。冲突得到控制，这太了不起了。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大学建立了一个和平中心（由我担任主席）来研究这些支撑和平的基础。

但是，对于和平发展而言，什么是成功？和平发展的标准是什么？最终目标是消除核武器，如果我们能把它作为一种希望。

问：哪位昔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与您谈得最多？

答：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太多了。如果我必须只提一个出来，那就是纳尔逊·曼德拉——出于个人原因。我工作的特罗姆瑟大学是世界上地理位置最靠北的大学，也是挪威最小的大学。2005年6月，我们主办了一场以抗击艾滋病为主题的盛大的音乐会。纳尔逊·曼德拉受到邀请，但没人想到他会带病前往。然而，他去了。他说他想到世界最北端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表示感谢，感谢这一地区在反对种族隔离和呼吁全世界抗击艾滋病方面所做的贡献。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午夜仍有阳光，当他对着人群说“你们都是非洲人”时，正是半夜过后，阳光格外明媚。

问：今年将和平奖授予埃尔巴拉迪博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您希望借此传达什么信息？

答：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温与核武器扩散斗争的重要性。1975年和平奖被授予安德烈·萨哈罗夫，1985年是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1995年是约瑟夫·罗特布拉特和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10年的间隔纯属巧合。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也是联合国成立60周年以及1945年8月的长崎和广岛事件发生60周年。所有这些都再说“不会再来”。

限制核武器扩散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近几十年来，我们没有真正取得多少成绩，但我们不应放弃。我们希望重振防止核扩散的工作。

对每一个国家、所有的重要人物、每一个男人和女人以及整个世界而言，抵制核武器都是一项挑战。我们必须削减并销毁它们。殷切期望所有人都能加入埃尔巴拉迪博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行列，这是一项挑战。

——Kirstie Hansen在奥斯陆为《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进行的采访。